

燕北闲人 著

胡

云

整理



神弓侠女奇缘

(上)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约成于清道光年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侠义小说。鲁迅称之“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不背于忠义。”旧本题“燕北闲人著”，作者真名文康，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祖父大学士勒保曾为清政府驻藏大臣。后家道中落，至文康晚年，家境已相当困窘。“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著此书以自遣。”鲁迅说他“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均见《中国小说史略》）

这部小说通过侠女何玉凤与书生安龙媒之间的纠葛，反映了清朝中叶上层社会诸多方面的生活，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有所揭露，也写出了几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说的结构比较严谨，故事情节曲折，书中大量运用了我国北方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读来倍觉亲切。近两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曾在我国广泛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部小说中宣扬了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我们这次重印此书，用的是193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的本子。为了更适于广大青年阅读，出版前我们请胡质、又云两位同志对全书进行了整理，删削了原书中与情节无关的封建道德说教，书名也改成了《神弓侠女奇缘》。

目 录

第 一 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官垂老占龙头	(1)
第 二 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	(13)
第 三 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	(27)
第 四 回	伤天害理预泄机谋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	(41)
第 五 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怯书生避难反遭祸	(56)
第 六 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憎 冷月昏灯刀殄余寇	(71)
第 七 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86)
第 八 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究底	(100)
第 九 回	怜同病解囊赠黄金 识良缘横刀联嘉偶	(114)
第 十 回	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谆切付雕弓	(130)
第 十 一 回	胡县官糊涂销巨案 安公子安隐赴长淮	(143)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孺人姑媳祝侠女	(156)
第十三回	敦古道集腋报师门 感旧情挂冠寻孤女	(172)
第十四回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189)
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207)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227)
第十七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计赚侠女	(245)
第十八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	(265)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变幻重重从容救死	(283)
第二十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	(302)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买犊卖刀 隐话双关借弓留砚	(318)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338)
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宛转依慈母 圆好事娇嗔试玉郎	(357)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传月老	(377)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官砂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	(401)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417)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奁伸情谊 复故态怯嫁作娇痴	(440)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	(456)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 酬素愿翁媪赴华筵	(479)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500)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憨老翁醉索鱼鳞瓦	(518)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539)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	(562)
第三十四回	屏纨袴稳步试云程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587)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闹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610)
第三十六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一尊佳酿酬酒酬师	(633)
第三十七回	志过铭嫌陈成佳话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657)

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伊为天下师 老封翁寥遇穷途客	 (682)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诺义周贫 嬰铄翁九秩双生子	 (710)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调	 (741)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传月老

这书一路交代得清爽，雕弓宝砚，无端的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无端的弓就砚来，又砚随弓去。好容易物虽暂聚，尚在人未双圆，偏偏一个坐怀不乱的安龙媒，要徒圣经贤传作工夫；一个立志修行的何玉凤，要向古寺青灯寻活计。这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无端弄笔，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书费了无限的周折，才把安龙媒一边安顿妥贴；这回书倒转来，便要讲到何玉凤那一边的事。

何玉凤自从守着她父母的灵，在安家坟园住下，有她义娘佟舅太太和他乳母陪伴的，一应粗重事儿，更有张太太料理；更有许多婢子婆儿服侍围随，又得安太太婆媳，时常过来闲谈，倒也颇不冷落。此外除了张老在外照料门户，只有安老爷时常过来应酬一番。也没个外人到此，真成了个的‘禅关掩落叶，佛座隐寒灯’的清静门庭。姑娘既住下来，彼此相安，便不好管只去问那找庙的消息。只是她天生的那好动不好静的性儿，仗着后天这片心性，怎扭得过先天的性儿去；起初何尝也不弄了个香炉，焚上炉香，坐在那里，定要坐成个十年面壁。心里并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万马奔驰一般早跳下炕来了。舅太太见她这个么儿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时手里正作着那个她认干女儿的那双鞋，便叫她跟在一旁，不是给她烧烙铁，便是替她刮浆子，

混着她都算一桩事。实在没法儿了，便放下活计，同上张太太带来两个婆子丫环，同她从阳宅的角门出去，走走望望回来，又掉着样儿弄两样可吃的家常菜给她吃。也叫她跟着抓掙，到晚来便讲些老话儿，说些古记儿，引得她困了好睡，睡不着一会，给她抓抓，又给她拍拍，那么大个儿了，有时候还揽在怀里罢卜着睡。那舅太太也没些儿不耐烦，那消几日把姑娘的脸儿，保养得有红有白，光滑饱满；心窝体贴得无忧无虑，舒畅安和。人都道是舅太太怜恤孤女的一片心肠；我只道这正是上天报复孝女的一番因果。

你们看她这点遭际，使我觉得比入阁登坛，金闺紫诰，还胜几分。你们知道这话怎么讲？因为人生在世，有如电光石火。讲到立德、立言、立功，岂不是不朽的事业，但是也得你们有那福命去消受。没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心，定遭一番拂意事；便是有那福命，计算起来，也是吾生有限，浩劫无涯，倒不如随遇而安，不贪利，不图名，不为非，不作孽，不失自来性情，领些现在的才缘，倒也是个神仙境界。话里引话，我们也可以想起一个笑话来。曾闻有个人在生，德行浩大，功业无边，一朝数尽，投到阎王殿前，阎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恶簿。那判官禀道，此人堆善簿积如山，恶簿并无一字。阎王只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了一眼，说道：

“这人功德非凡，我这里不敢发落，只好报知值日功曹，启奏天庭，请玉帝定夺。”那时值日功曹，把他带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这等的功行，便是我这里也无天条可引。只好破格施恩，凭你自己愿意怎样，我叫你称心如意便了。”那人谢过玉帝低头想了一想，说道：“我不愿为官，不愿参禅，不愿修仙，但愿父作公卿，子作状元，给我挣下万顷庄田，万贯金钱，买些秘书古

书，奇珍雅玩，合那佳肴美酒，摆设在名园，尽着我同我的娇妻美妾，呼儿唤女，玩笑灯前。不谈民生国计，不谈人情物理，不谈柴米油盐，只谈些那无尽无休的梦中梦，何思何想的天外天，一直谈到地老天荒，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那时再逢开关，依然还我这座好家山。”玉帝迟疑道：“论你的善缘，却也不算妄想，只恐世界里没有这样人家。”他道：

“世界之大，何所不有？”“玉帝听了大喜，立刻挡身离座，转下来向他打了一个躬，说道：“我只一向打量没有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极了，请问这人家在哪里，就请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让我下界托生去罢！”据这笑话看起来，照这样的遭际，玉帝尚且求之不得，那何玉凤现在所处的，岂不算个人生乐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她的，还不止此。

再说那舅太太，只和姑娘这等消磨岁月。转瞬之间，早度过残岁，又到新年。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回，料理毕了年事，便赶回来。姑娘因在制中，不过年节。安老爷、安太太也给她送了许多果品糖食之类。舅太太便同张太太带了丫环仆妇，哄她抹骨牌，掷览胜团，抢状元等，再加上了煮饽作年菜，也不曾得个消闲。安老爷那边公子已经成人，又添了一个张金凤，带了儿妇度岁，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气象；无非热闹喧闹，一时也不及细写，过了元旦，舅太太和张老夫妻分投过去拜年。安老爷合家也来回拜，并看姑娘。

匆匆忙忙过了正月，到了仲春，春昼初长。一日安太太闲中无事，和媳妇张姑娘过来，坐下谈了一会，只见外面家人抬进两个箱子来，舅太太便道：“这是作什么呀？年也过了，节也过了，又给我们娘儿们送礼来了不成？”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礼；我今日是望你娘儿们来了。”因指张金

凤说道：“我们亲家太太是知道的，我娶这房媳妇的时候，正在淮安，那时候忙忙碌碌，将就完事了，也不曾好生给她打几件首饰，做几件衣裳，如今到了家，这几天也长了，我才打点出来这衣裳呢，都交给裁缝作去了；几件里衣儿和些脚鞋，不好交出去。我那里是一天事不断的，想着舅母和我们亲家，大长的天也是白闲着，帮帮我又解了闷儿。”张太太见张罗她的女儿，没有个不愿意的，忙说：“使得。”舅太太道：“我姑太太，你等着我们商量商量。你们两亲家，一个疼儿媳妇，一个疼女孩儿。罢了！我放着我的女孩儿不会扎裹，我替你们白出的是什么苦力，叫你们给我多少工钱哪？”玉凤姑娘此时承安老爷、安太太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桩事儿补报一分才好？听舅太太如此说，便道：“娘不要这么说；我们也是天天儿白闲着，都是家里的事，怎么和人家要起工钱来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荒，我帮着你老人家张罗。横竖这会子缝个缝儿，跷个带子，钉个钮扣儿的，我也弄上来了。”说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只管留下罢。我娘不应，我替她老人家应了。”安太太连说：“很好。”张金凤便过来给她道了个万福说：“我的事情，倒劳动起姐姐来了！我先给姐姐道谢。等完了事，再一总给舅母磕头罢！”玉凤姑娘笑道：“我们两个是谁，你还合我说这些话儿。”舅太太看了才笑着说道：“这也罢了，看着我们外甥媳妇分上，帮帮姑太太罢。”便叫人把箱子打开，一件一件收清。姑娘也帮同归着。她只顾一团高兴，手口不停，梦也想不到她自己张罗的，就是自己的嫁妆，

从第二日起，她便催着舅太太动手。舅太太便一件一件的分给那些仆妇丫头做起来；自己合张太太也亲自动手。姑娘看看这里，又帮着那里，觉得这日子倒好过。一日，正遇

着阴天，霎时倾盆价下起大雨来。舅太太道：“你瞧这雨使得天漆黑的，我们今日歇天工，弄点什么吃，过阴天儿罢。”张太太道：“我们过阴天儿哪，你让我把这只底子纳完了罢。”说道，手里一带，那麻绳子，把个针拉脱落下来了。她对着针眼儿，觑着眼睛，穿了半日，也没穿上。便央著花铃儿说：“好孩子儿，你给我穿穿。你看我的眼睛，可要不得了。”姑娘看见，一把手抢过来道：“拿来，穿一个针，也值得这么累赘！”说着，果然两手一逗就穿好了；丢给张太太，回身就走；说我帮我娘做菜去了。将走得两步，张太太这里喊起来了，说姑娘你回来。我那么老长的个大针，你穿了穿，只得给我剩下半截子。那半截子到那里去咧？”姑娘听了，也觉诧异，和花铃儿四处一找，花铃儿腰弯向地下拣起来道：“这不是这半截儿在地下呢。”原来姑娘着了忙了，手指头儿上微使了点老劲，就把个大针搯成两截。自己看了，也不觉大笑。

安老爷安顿好了姑娘，这边得了工夫，便一面择定日子，先给何老夫妻坟上砌墙栽树，一面又暗地里给姑娘布置她要找的庙宇。那时已接着邓九公的回信，说临期准于某日动身，约在某日可以到京。张金凤闲中，又把这事已向公子说明始末原由的话，回覆了公婆。老夫妻听了，自是欢喜，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励教导，公子此时是“前度刘郎今又来，”也用不着那样害臊；惟有恪遵亲命，静候吉期而已。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只等忙着吃了粽子，又吃月饼；转眼之间，看看重阳节近，就要吃花糕了。安老爷见诸事均有头绪，略可放心，便合太太商量，要过去向何玉凤姑娘面谈，说个明白，

读者，你们此时自然要知道安老夫妻，见了何玉凤姑娘，

究竟如何谈起；且请消停。这话非一时三言五语可尽。如今等作者先把安家这所庄园，交待一番。待何玉凤过来，诸位读者，方不至辨不清门庭，分不出路迳。原来他家这所庄园，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来。尽西一所，是个极大的院落，只有几处竹篱茅舍，菜圃稻田，从墙外引进水来，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创的一个闲话桑麻之所。往东一所，是个园亭样子；竹树泉石之间，也有几处座落，大势就如广渠门外的十里河，西直门外的白石山庄一般，道不得像小说部中说的那样书里天宫，神仙洞府的梦境梦话。这两所自安太翁去世，安老爷因家事中落，人口无多，便典与了一个在旗的捐班候选道员史观察居住。再往东一所，便是安老爷现在的住宅。他这所住宅，门前远远地对着一座山峰，东南上有从滹沱、桑干下来的一股来源，流向西北灌入园中，园中有无数的杉榆槐柳，映带清溪。进了大门，顺着一路群房，北面一带粉墙，正中一座甬瓦随墙门楼，四扇屏风，进去一个院落。因西边园里有个大花厅，当日这边便不曾盖厅房，只一溜七间腰房，左右两间，各有便门，中间茅堂，东两间为安老爷静坐之所，西两间便是安老爷合那些学生讲学的绛帐。院中间向西门里，另有个客座，向东门里，给公子作了书房。过了书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门，进去抄手游廊，五间正房，便是安老爷夫妻的内室。从游廊往东院里，安公子和张姑娘住着。舅太太来时，便在西院一样的那一所居住，上房后层正中佛堂，其余房间，作为闲房，以及堆东西，合仆妇丫头的下房。佛堂后面，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土山，界了内外；另有一个小角门儿，锁着不开，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径。山后一道长街，东头有个向东的大栅栏门，便是这庄园的后门；对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左右群房，

都有成窝儿的家人住着。从后门顺着东边界墙，向南有个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马圈厨房。再出了东首的墙门，便到大门了。这个是他家这座庄园的方向。

安老爷当日在青云山访着了何玉凤，便要讲送她扶了她母亲的灵柩，重回故里，与她父亲合葬。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当下便和安老爷说了约法三章，讲明到京葬了父母，许她找座庙宇，庐墓终身，才肯一同上路。安老爷看透她的心事，只得且顺着她的性儿，给她覆水为誓。一路到京盘算，如果依她这句话，不但一个世族千金，使她寄身空门，不成件事，我所谓报师门者安在，所谓报她者又安在呢？便说眼前有舅太太、亲家太太以及她的乳母、丫环伴着她，日后终究如何是个了局？假使不依她这句话罢，漫讲她那性儿不肯干休，又何以全她那片孺慕孝心，同我那句千金一诺；何况承邓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还要把她和公子成就姻缘。如今我先失了这句信，任是邓九公怎样的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样的能说能道，这是益发无望了。安老爷这种为难，没日没夜的搁在心里，展转寻思，也非止一日。末后才想了个两全的办法，密和太太议妥，便在紧靠他太翁祠堂两旁拆去群房，照样盖起两所小四合房来。东首一所，便给何玉凤作了家庙，算给姑娘安身之所。西首一所，作为张老夫妻的住房，便算他两个日后百年归居的乐土。

不多几日修盖完工，铺设齐全，老夫妻看过，见一切位置得妥当，心中大喜。恰好这日舅太太那里的活计也做好了，叫戴妈连箱子送过来。太太便和老爷说明，要趁个机缘过去。因叫戴妈回去致意，说我少停亲自过来道乏。打发戴妈走后，安太太便带了张金凤，先行到了那边。见了姑娘，寒暄几句，作为无事，只和舅太太、亲家太太说些闲

话。又提到姑娘满服快了，得给她张罗衣饰。舅太太道：“不劳费心，我女孩儿的事，我都已早都弄妥当了，临期横竖误不了。”姑娘听了，心里一想，果然这日子近了。我觉什么簪子衣裳，都是小事，倒是我这庙，怎么越发不听得提起了。难道父母下了葬，我还在这里住不成？才待和安太太说话，只见安老爷带了一个小僮。踱了进来。彼此见过，老爷坐下，便望着姑娘说道：“姑娘大喜。”何玉凤倒是一惊，说：“伯父这话何来？我这有什么喜事。”安老爷道：“你说的那庙，我竟给你找妥当了。”姑娘这才转惊为喜，忙问：

“在什么地方？离我父母的葬地有多远。”安老爷道：“我一共找了三处，就中两处，我先有些不中意，特来和你商量。一处离此地有一里来地，还不算远，庙中只有一个老尼，闲房倒也有几间，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长短工的以至串乡村小买卖人包租的。你原为图个清净，那处想要清净，却是不能。”姑娘道：“这处敢是不妥。”安老爷道：“一处大约更不合你的适了，第一离这里过远，坐落在城里，叫作什么汪芝麻胡同，也不知是贺芝麻胡同。当日那庙里的老姑子，原是个在嫁出家，他的丈夫时常还到那庙里来往，如今那老姑子死了，她这个徒弟，因交游甚广，认得的王孙公子极多。庙里请一位知客代书，并且说带发修行的，都可使得。她庙里冬夏两季善会，知客是要出来让茶送酒，应酬施主的。姑娘，你想这如何是我们这种人家去得的？何况于你。”姑娘道：“不必讲，这更不妥了；还有一处呢？”老爷道：“那一处却又更近了，又怕姑娘你不肯。这座庙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里怎么有起庙来？”安老爷道：

“姑娘，你却不知我家这所庄园，后墙却是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山；山后隔着一道长街，才是围墙。那山以外，墙以内，

本有我家一座家庙。如今我就要在靠着我那家庙，给你暂且收拾出一个清净地方来。便是伯母和你张家妹子，来着也近便。我们舅太太合亲家太太，更可以和你常久同居；离你父母的坟，更是不远。你道这处如何？”姑娘听了一想，还是到他家里去，还是不到他家里去？正在犹疑，只听她干娘问道：“姑老爷说的这是哪里呀？不是挨着戴妈妈她家住的那一所房儿么。”安老爷道：“可不就是那里。”舅太太道：

“姑娘，不用犹疑了！听我告诉你，她家是前后两个大门，里边不通，方才说的这个地方儿，正在她家后门里头。那房子另有个外层门，还有层二门，再没有那么个清净地方儿了。除了正房供佛，其余的屋子，由着我们爱住哪里。离你父母的坟，比这里远不了多少；况且门外周围都是成窝儿的家人，又紧近着你妈妈的住房，比这里还严谨呢！就这么定规了罢。”姑娘见她干娘说得这般合适，便说道：“既这样，就遵伯父的话罢。等我过去再谢伯父、伯母。”安太太道：

“什么谢不谢；要是果然这样定规了，好趁早儿收拾起来。”安老爷笑道：“正是，姑娘你不可叫我白花钱？”姑娘也笑道：“二位老人家，你见我那句话说定了改过口？但是我得几时搬过去？”安老爷道：“这倒不忙在一时，我算着姑娘是二十八日满服，恰好就是这天安葬。这个月小建，索性等过了十月初一圆坟。初二日，是个阴阳不将三合吉日，你就这天过去。”当下说定，安老夫妻又闲话了几句回家。安老爷、安太太便在这边暗暗的排兵布阵，舅太太便在那边密密的引线穿针。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也作了两日佛事，到了那日，何玉凤便奉了父母双双合葬灵柩，自然有一番悲痛。

姑娘脱孝回来，舅太太便催着她洗头洗浴。姑娘只说：

“我这头天天篦梳，娘没瞧见我换了衣裳才几天儿，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说什么话？这安佛可得洁净些儿，也去除这一年的不吉祥。”姑娘只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给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拿出来一一试妥当了。

到了圆坟这日，安太太和媳妇也一早过来帮着料理一切。完毕以后，正谈明日的事，忽见晋升匆匆的跑过来回道：“舅太太家打发车来了，说请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满脸惊慌道：“什么事呀！”晋升回道：“奴才问过来人，他说不知道什么事，只说那两房的奶奶说的，务必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安太太也慌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舅太太道：“大也不过那几个侄儿们不安静，家里没个正经人儿，我须得走一趟，只是偏碰在今日，哪里这么巧呢？”姑娘先说道：“娘有事只管去罢，这里的事都妥当了；况且还有伯母、妈妈在这里，难道还丢了我不成。”安太太道：

“你说的也是，今晚我留你妹子在这里陪着你罢！”舅太太觉得去住两难，便说：“也罢，我且回去，明日早晚必得赶回来。”说着，忙忙的换了两件衣服，又包了个包袱，雇齐了车，忙忙的去了。这里舅太太走后，便留下张金凤给姑娘作伴。吃过饭后，点上灯来；二人因明日早起，便也就寝。

次日才交五鼓，安太太早坐了车，灯烛辉煌的来请姑娘进庙。恰好姑娘梳洗完毕；安太太便催她吃些东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过那边去侍候，又留人在这边照看东西，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车，张太太母女也上了车随着，出了阳宅大门；一路奔向那座庄园后门而来。姑娘在车里借着灯光，看那座门时，原来是极宽大的车门；那车一直拉进门去，门里两旁，也有几家人家，窗户里都透着灯光，

却是闭着门户。走了不远，便望见庄园那座大土山；对面正北，果然有她家一座家庙；东首便是一座小庙的样子。车到门前站住，安太太说：“到了。”姑娘隔着车上玻璃一看，只见那座小庙，约莫是五间；中间庙门，却不是山门样子，起着个鞍子脊的门楼儿，好像个禅院光景；门前灯笼，照的如同白昼。拿车的小厮们卸了车，车夫便把骡子拉开。安太太和姑娘下来，等张太太母女到了，便道：“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这里，可没有我先走的礼了。”正互相谦让着，安老爷同了张亲家，从二门里迎出来说：“姑娘不用让了。随着我先到各处瞧瞧，等到屋里再说。”说着，自己便在前引道，前头两个小厮，打了一对漆纱风灯，又是那个女人拿着手灯照着。姑娘只得扶了人，随着安老爷穿过那座大门。两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那板院里也透着灯光，都像有人在里面。再向前走，对着大门，便是一座小小的门楼；迎门曲尺板墙上，四扇碧绿的屏风，上面贴着红鲜的四个斗方，上写着“登欢喜地”四个大字；正中屏风不开，西首隔着一道板墙；从东首转进去，便是正殿；院落上面三间正房，东西六间厢房。顺着正房两边，两个随墙角门进去，一边两间耳房；正院里走着十字甬路，四角还有新种的四颗小松树。姑娘看了这地方真个收拾得干净严谨，心里甚喜，安老爷便指点给她道：“姑娘你看这正面是个正房，东厢房算个客房，西厢房便是你的座落，其余作个下房；这一边还有个夹道儿，通着后院。姑娘你看我给你安的这个家，可还合宜？”姑娘叹道：“还要怎样，只是伯父太费心了。”说着，又回头四周一看，见各屋里都点着灯，只有那三间正殿是黑洞洞的，房门紧闭着。因问道：“怎的这正殿上，倒不点个灯儿？”安老爷道：“我那天不告诉你的，是卯时安